

卡扎菲访苏轶事：

看不到三颗星星就不出去办事

核心提示

最近动荡的利比亚时局，让人们对于“中东政坛不倒翁”——卡扎菲的命运格外关注。从某种角度看，像卡扎菲这样富有个性的领导人要是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会让不少人感到无趣。俄罗斯《环球回声》周刊曾撰文讲述了苏联结交这位领导人时的一些轶事。



卡扎菲

◆卡扎菲专机“突袭”苏联领空

197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苏联国土防空军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庞大的黑影，几经联系，目标毫无反应。于是，两架歼击机紧急起飞拦截，飞行员得到命令：“坚决消灭入侵者！”好在执行任务的科列斯尼科夫大校是个谨慎的人，他坚持抵近“入侵者”，并确认是一架利比亚客机。

苏联军方希望确认外交部是否安排了利比亚高级官员的访问。于是，熟睡中的库兹涅佐夫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经询问，苏联外交部才知道机上乘坐的正是卡扎菲，他要去莫斯科紧急会见勃列日涅夫。

◆苏联外交官被“涮”两小时

飞机降落了。舱门打开后，一名官员大喊“卡扎菲主席到了”，接着又问“勃列日涅夫兄弟”来了没有。苏联翻译上前告诉他，在机场等候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受勃列日涅夫委托前来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并迎接卡扎菲主席去国宾馆，苏联领导人要到明天才能会见客人。

随后，那名官员退了回去，接着舱门“砰”的一声关上。后面两个小时里，苏联外交官们被夜风吹得瑟瑟发抖，机舱里却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几名利比亚驻苏使节忙不迭地把成箱的博尔诺米矿泉水装上飞机。这种产自斯大林老家的矿泉水据说能治疗多种慢性病，很受阿拉伯领导人追捧。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飞机突然启动引擎离去，留下库兹涅佐夫等人面面相觑。

◆看穆斯林的葬礼

没过两年，卡扎菲又来莫斯科了。在日程安排中，有一项是去参观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军事基地。

早晨，苏联外交部北非司司长什维多夫按约定时间走进列宁山国宾馆：“卡扎菲同志，汽车在外面等着呢，我们去库宾卡吧。”卡扎菲走到门廊，抬头看了看天空说：“按我们的习惯，如果天上看不到三颗星星的话是不能出去办事的。”什维多夫平静地说：“那就随便吧，卡扎菲同志。您对日程安排还有什么要求吗？”

卡扎菲想了想突然说：“我想看莫斯科的穆斯林葬礼。”什维多夫吃了一惊：“卡扎菲同志，您真以为我们能在几个小时里为您安排一场宗教葬礼吗？”卡扎菲问：“莫斯科有多少穆斯林？”什维多夫说：“大概30万人吧。”“哦，这就是说莫斯科大约每两天死一个穆斯林。我先回宾馆，等举行穆斯林葬礼的时候再出来。”

什维多夫当即走进国宾馆的外事接待办公室，向那里的克格勃人员求助。半小时后，克格勃告诉他，一个靴鞋清洁工的亲戚来莫斯科做客时死了。什维多夫大喜过望：“安排最高级别的葬礼，费用从部长会议储备基金里出。”

几小时后，一场穆斯林葬礼开始了。就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卡扎菲突然高喊：“仪式没有按规矩进行！”什维多夫很茫然，但主持葬礼的伊玛目聪明地解围，他请卡扎菲主持仪式，卡扎菲顿时眉开眼笑。随后，卡扎菲又提出去慰问死者家属，随行的克格勃坚决反对，什维多夫灵机一动，称靴鞋人自尊心很强，按照他们的习惯，外人出席丧宴是对他们的侮辱。卡扎菲这才说：“我尊重他们的习惯，汽车在哪儿？我们去库宾卡。”（据《环球时报》）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娟文 著

到，今晚我是这屋的主人，她就不能进来，除非你害了我！”郑向阳说。

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此时的郑向阳脑子里只有一个陈晶，她认为两人的吵嚷都让陈晶站在门口听见了。心想，听见就听见，谁怕谁呀，开开门看你能咋样。她拉开门一看，是隔壁的王老师。人家请他们小声点儿，孩子明天还要上学。

刘怀走到床边脱下鞋和衣服躺下，拿起一本杂志说：“真烦人，谁像你一样，我都不能动，都不能跟异性说话，下辈子再也不娶城市女人！”

郑向阳又来精神了，像雄鸡斗架一样，叉着腰，伸长脖子：“城市女人咋啦？不知道体贴男人了？城市女人会说瞎话了？城市女人不像她那么贱，那么会浪……”

“你小点声中不中？我不懂爱情，我穷，我不会当你的应声虫！我不会让你拴在裤腰带上！明给你说，想死你，我也不会和你结婚！打光棍，心里也清闲！”说着翻开了杂志，任凭她说去，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全当没听着。

郑向阳听到这话，如五雷轰顶。她更怕刘怀说的是事实，如果到那天，自己咋办？咋跟爹娘交代？咋在人前抬头？想到这儿，她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阵，看看刘怀把杂志盖在脸上打起鼾声。跟这种生活有啥意思，这才刚从穷学生堆中爬出来就花心，将来有了本事当个大教授、大干部，才不把你当人看呢！在这有啥意义？走，不活了。她拿起稿纸写了几句话，穿好衣服，开门走了。

刘怀一觉醒来，睁眼一看，郑向阳不在了，桌子上放一张留言条。他拿起一看，眼都直了，汗从额头上冒出来：她去自尽了！他骑自行车找去了，来到门口，门卫说一个女人出去有一个小时了。“她往哪儿走了？”刘怀推着自行车站在学校门口自言自语地说。他先到门市上去找，门锁得

好好的。他又骑车到郑向阳的家门口，屋里没有灯光，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伸手准备去拍门，又停下来，万一她没有来咋说呢？站在门口，他打了个寒战，看看夜空，晨星移到了西南方，树上传来打更鸟的啼声。他寻声望去，高高的树枝上一个喜鹊窝正在头顶，便触景生情，组建一个家庭，好比小鸟筑巢。若要筑起一个经历狂风暴雨却安然无恙的小巢，需要它们精心选好位置后，今天叼一根树枝，明天衔一根羽毛，不辞辛苦，日积月累。它们要在这温馨的小巢中繁衍后代。如有一天，它的小巢受到威胁，它们会不遗余力冲上去，这是它们的本能。

意念中他总感到她还在住室，还在门市上盘她货架上的衣服，身不由己地又掏出那张留言条，他想借灯光再看一眼她临别时的话语。深夜的街上没有行人走动，没有车辆来往，只有火车站灯火辉煌。他眼前一亮，对了，前天她说去找俺爹娘，是不是坐夜车回老家了？他跨上自行车也似地骑向火车站。

车站广场上，没有郑向阳的身影，候车室里也没有她，她去哪儿了？不会去卧轨吧？不，她曾经说过，百年以后，不献尸、不火化，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她，回到永远属于她的那个山间墓坑。刘怀一屁股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认识她的第一年春节前放假回家时，下着雪，广播里喊着旅客做好检票准备的通知，她来了，成了个雪人，怀里抱着一双大皮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穿上吧，家里比这儿还冷。我托人从军分区供给站买的战地靴，肯定暖和。”真的，不要说皮鞋里全是长毛，就凭她那颗火热的心也能让自己战胜一切严寒。

中秋节到了，她来到学校说：“走，咱到外边转转吧。”到街上她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是中秋节，咱到饭馆

坐坐。”她的话是那么顺耳，那么中听。到了饭馆，她要了几个可口实惠的菜，又要了一斤月饼。从饭馆出来，她把自己送到学校。在学校广场上的长椅前，他说：“咱坐坐吧？”她说：“咱到那边的花园里坐吧。”在花园里二人一直谈到深夜，有说不尽的心里话，真是相见恨晚呀！她一次次站起身来要走，都被自己的“再坐一会儿吧”拦住，又坐下来。露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她说：“我走吧，人家该笑话我了，一个大闺女家！俺爹娘不说我没材料？”她这次真的要走了，自己去拉她的手，她把手缩进衣兜里，掏出一个盒子，拿出一块高级手表说：“来，我给你戴上。”自己抱住了她，她全身都在颤抖，她的脸是烧的，她悄悄地说：“我想有个家，有个娃娃！”她对自己是真诚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后来自己才意识到，这花园的意境是花好月圆。

爱情的时钟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她很聪明，许多事情比自己看得还要深，还要透。社会上不是流行一句时髦话：找个爱自己的女人当老婆，找个自己爱的女人当情人。和陈晶比，郑向阳相貌一般，高嗓门，直性子，胸怀坦荡，刀山敢上，火海敢跳。她敢恨、敢爱，恨起来，掂刀杀了你也不解恨，挖出心肝能生吃；爱起来，她是那么炙热、陶醉、忘我。与她确定关系以来，冬置棉衣，夏买单衣，知热知冷，体贴入微，有这样的女人当伴侣，也就知足。陈晶的影子总是抹不去，她那千娇百媚的仪态使人醉生梦死。她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让自己难忘，说话不紧不慢，抑扬顿挫，谈吐风雅，犹如一块洁白无瑕的璞玉。若把它放在玉器宫殿中，她会成为千古绝唱的珍宝；若生在汉代能与王昭君一比高低，若把她送往唐宫，她不比杨贵妃逊色。漂亮的美貌，甜润的歌喉，怎不使人动心？上帝把她推到自己面前，是恩赐？是惩罚？是恩赐吧，自己对她那

么好，摸摸她的屁股，就跟捅马蜂窝一样。将心比心，不该这样对待郑向阳，他流出了后悔的眼泪。

刘怀又骑车来到湖边。静静的湖水，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那时，他俩曾经在这儿欣赏和今天一样的明月。不过那时的月光是温暖的，是温柔的，是温馨的，是温情的，他们坐在石台上，看着水中的月亮，自己突然说：“向阳，如果有一天，我人生走到了末路，我跳进湖里，你会喊人吗？”她说：“你想得美，你走了，把悲痛都留给我？我喊，人来了，我咋跳？你就是到阎王地府，我也跟你做个伴！”今天，她不会一个人跳进湖里先走了吧？“向阳——，你在哪里？”刘怀对着挂在天际的月亮发出呼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真的就物是人非了？泪水迷住了他的双眼。

有句话说得好，当一样东西在你身边时，你可能意识不到它的珍贵，但是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知道它对你有多么重要。刘怀一脸沮丧，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学校，开门进住室一看，郑向阳躺在床上睡得呼呼的。他哭哭不得，站在床前看见郑向阳鸭蛋形的脸上满是泪痕，鼻子还微微地抽动几下，不时现出痛苦的表情。此时的她还在痛苦之中，多可怜，一日夫妻百日恩呀，他鼻子一酸，一行泪水流了出来。在心里对郑向阳说，睡吧，这一夜也不知咋度过的。（32）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